

三十年前的期盼

丁 玖

三十年前，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数学系读博士时，和教过我一学年《高等泛函分析》课程的阿克斯勒（Sheldon Axler）教授结下了友谊。有次在他办公室偶然看到一份杂志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r*（《数学信使》），便好奇地翻了起来，发现它是一本大众读物，而阿克斯勒教授当时是它的主编。

我很快就被它迷住了。那时，我每天都读专业书和论文，难免脑子绷得太紧需要放松，于是一旦美国数学会新的一期会员通讯 *Notices* 寄来后，我都要浏览一番（我当时是免费的学生会员），好文章则仔细品味。我的英文写作能力就是长期阅读 *Notices* 的副产品。这是一本极佳的综合期刊，我几年读下来受益匪浅，毕业后教书第一学期还经阿克斯勒教授推荐被它的编辑杰克逊（Allyn Jackson）女士电话采访过，大吐了英文有外国腔的博士在美国找大学教职之难的苦水。我的话被放进她的文章，刊登在1990年12月的那一期中。

读了几期《数学信使》，我就发现它比《美国数学会通讯》更有意思，文章内容丰富多彩，写作风格引人入胜。我读过斯梅尔（Stephen Smale）回忆他1966年被国际数学家大会授予菲尔兹奖后，在莫斯科大学的台阶上举办“非数学问题”记者招待会的精彩故事，后来也读到他在巴西里约的海滩边整天游泳而捡到“马蹄铁映射”的数学奇遇。更有甚者，因为阿克斯勒教授“近水楼



2016年张家口，作者与邓明立合影

台先得月”，一把抓住我的博士论文老板李天岩教授为他的杂志写了一篇文章 Solving Polynomial Systems。我读了之后就相信李教授的一句名言：“如果你真懂数学，就会讲（写）得连高中生也能懂。”

我那时想，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好杂志呢？出国前，我在南京大学数学系的图书室读过《数学译林》，感觉很好，但文章都是外国货，就像当今国内出版社大部分的好书还是进口的翻译。自然，中国有《中国数学会通讯》，可以看成是《美国数学会通讯》的对等物。但是直到十年前，国内都没有像《数学信使》这样的会让专业人士室内室外泛读精读、普通学生饭前饭后百看不厌的好杂志。所以三十年前我就一直盼星星盼月亮地期盼中国数学界横空出世美国《数学信使》的对等物。

十年前，我的期盼迎来了曙光。刘建亚和汤涛两位精力充沛、才气过人、颇有文化气质的数学教授，知道没有文化涵养的数学终究是跛足的数学，一飞冲天地创办了中国的《数学文化》杂志。她在其第一个十年的征程中逐步赢得了从科学院院士到青少年读者的一片爱戴。

我自己与《数学文化》也有缘分。记得2009年，汤涛教授与我联系，欢迎我向即将创刊的杂志投稿，我也荣幸地成为它的“特约撰稿人”。创刊号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登了我的文章《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是我感到自豪的。大概两年之后，汤教授通知我，编委会决定邀请我成为其中的一员，让我更有荣誉感。这些年来我与《数学文化》一起成长，对数学文化的兴趣也愈来愈浓。

如果问我对参与《数学文化》的工作中哪一项属于“难以忘怀”的，我要举出推荐了《我的复旦七年》这一件。那一年，我认识的一位复旦新闻系毕业生发给我一篇博文，是复旦数学系77级的学生、长期在瑞典数学界的范明教授写的，在复旦人的群里很受欢迎。我一读就被它迷住了，无论是内容还是文笔都是上乘之作，于是郑重地向《数学文化》的汤主编推荐。在了解到《数学文化》在中国知识界及广大读者中的声誉后，范明博士毫不犹豫地授权杂志全文刊登她的文章。

这篇名作，不仅让众多的读者，尤其是学数学的学生，感受到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和校园生活，而且也让《数学文化》受益：范明也答应成了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她后来为《数学文化》写的文章都是精益求精之作。更没有想到的是，“复旦七年”对我也有一大贡献，因为它间接地激励了我以更长的一本书的形式写出了我自己的“南大数学77级”同班同学的故事。

现在，作为编委之一，我不敢自吹自擂《数学文化》杂志可以“傲视”《数学信使》，但是在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我祝愿她在中国数学的社会亮出一道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之光！

2019年10月7日星期一生日之际写于美国哈蒂斯堡



作者简介：

丁玫，南密西西比大学
数学系教授，本刊编委。